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斷鴻零雁記 第二十五章

余收淚啟麥氏曰：「銘感丈人，不以殘衲見棄，中心誠皇誠恐，將奚以為報？然寺中尚有湘僧名法忍者，為吾至友，同居甚久，孺子滋不忍離之。後此孺子當時叩高軒侍教，丈人其怨我乎？」麥氏少思，靄然言曰：「如是亦善，吾惟恐寺中苦爾。」余即答曰：「否，寺僧遇我俱善。敬謝丈人，垂念小子，小子何日忘之？」

麥氏喜形於色，引余入席。顧桌上浙中名品咸備，奈余心懷百憂，於此時亦味同嚼蠟耳。飯罷，余略述東歸尋母事。

麥氏舉家靜聽，感喟無已。麥家夫人並其太夫人，亦在座中，為余言，天心自有安排，囑余屏除萬慮。余感極而繼之以泣。

及余辭行，麥家夫人出百金之票授余，囑曰：「孺子莫拒，納之用備急需也。」

余拜卻之曰：「孺子自逗子起行時，已備二百金，至今還有其半，在衣襟之內。此恩吾惟心領，敬謝夫人。」余歸山門。越數日，麥家兄妹同來靈隱，視余於冷泉亭。

余乘間問雪梅近況何若。初，兄妹皆隱約其辭，余不得端倪。

因再叩之，凡三次。其妹微蹙其眉，太息曰：「其如玉葬香埋何？」

余聞言兒踣，退立震懼，捶胸大恫曰：「果不幸耶？」其兄知旨，急攙余臂曰：「女弟孟浪，焉有是事？實則……」語至此，轉復慰余曰：「吾愛友三郎，千萬珍重。女弟此言非確，實則人傳彼姝春病頗劇耳。然吉人自有天相，萬望吾愛友切勿焦慮，至傷玉體。」余遂力遏其悲。是日，麥家兄妹復邀余同歸其家。翌晨，余偶出後苑噓氣，適逢其妹於亭橋之上，扶欄凝睇，如有所思。既見余至，不禁紅上梨渦，意不忍為隴中佳人將消息耳。余將轉身欲行，其妹回眸一盼，嬌聲問曰：「三郎其容我導君一遊苑中乎？」余即鞠躬，莊然謝曰：「那敢有勞玉趾？敬問賢妹一言，雪梅究存人世與否？賢妹可詳見告歟？」

其妹嚶然而呻，輒搖其首曰：「諺云：『繼母心肝，甚於蛇蝎。』不誠然哉？前此吾居鄉間，聞其繼母力逼雪姑為富家媳，迨出閣前一夕，竟絕粒而夭。天乎！天乎！鄉人咸悲雪姑命薄，吾則歎人世之無良，一於至此也！」

余此時確得噩信，乃失聲而哭，急馳返山門，與法忍商酌，同歸嶺海，一弔雪梅之墓，冀慰貞魂。明日午後，麥氏父子，親送余等至拱宸橋，揮淚而別。